



紅樓

大家丛书

大家评《红楼》 小说成显学

吴恩裕

野浦凍雲深

● 点
● 评
● 红
● 楼
● 梦

吴恩裕 著

柴扉晚烟薄

山村不見人

夕陽寒欲下

吴恩裕

● 点评红楼梦

吴恩裕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恩裕点评红楼梦/吴恩裕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6. 11

(红楼大家丛书/徐建华主编)

ISBN 7 - 80214 - 188 - 5

I. 吴… II. 吴… III. 《红楼梦》评论—文集

IV. I207.41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4482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

(010)65244792 65126372(编辑部)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123456@tjpress.com(出版社)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65244790@tjpress.com(投诉)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腾飞胶印厂印刷

装订:三河中门辛装订厂

开本:120 × 203 毫米 1/32

印张:9.875

字数:140 千字

印数:5000

版次:2006 年 11 月 第一版

印次:2006 年 1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 - 80214 - 188 - 5/I · 113

定价:20.8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大家评“红楼” 小说成显学

——编者前言

1

《红楼梦》之伟大，在于她以一部小说而得以成就一门学说，即“红学”。“红学”本是清代文人学士的戏谑之称，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当归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红学的创建，有人甚至说“这一件大功，值得凌烟阁上标名”，足见新红学的成就及影响。

更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博学硕儒以大宗师身份对《红楼梦》予以点评，进而以专著行世，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观点以今日来看，未必句句信而有征，然其不囿成见、独辟蹊径的治学精神仍然值得借鉴、发扬。

本丛书所选作者皆是“红学”名家或在其他领域卓然成家者，以期读者能站在更高的角度认识《红楼梦》。所选文章不以学术观点、文化背景、政治倾向为取舍；在形式上也是长篇宏论与短篇杂感兼收；就时间来说，跨度较大，在做技术加工时，亦尽量保持其原貌；为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不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编次。

限于闻见,在编选过程中难以尽善,望读者和方家指正。

“红楼大家丛书”第一辑出版三种,第二辑出版三种,第三辑出版三种,第四辑出版二种,其他名家俟后续出版。

二〇〇六年十月

目录

曹雪芹的《题自画石》诗解	1
曹雪芹和右翼宗学——“虎门”考	23
结合文献和传说看曹雪芹	57
敦敏、敦诚和曹雪芹	83
敦诚挽曹雪芹诗的两首初稿	
——乾隆抄本《鹤鹤庵杂诗》	
和《四松堂诗钞》的发现	97
新获《延芬室集》底稿残本	
——永忠吊曹雪芹三首诗的发现	114
明义的《绿烟琐窗集诗选》	
及其《题红楼梦》二十首诗	127
现存己卯本《石头记》新探	138
《石头记》残抄本发现的经过和	

现存己卯本是弘晓过录本的证实	141
现存己卯本《石头记》底本来源的推测 ——弘晓和曹家、曹雪芹及敦诚、 墨香、明义等《石头记》早期抄本 收藏者的关系	156
弘晓过录己卯本《石头记》时 的一些情况及其反映的问题	191
据己卯、庚辰本《石头记》校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看 高鹗窜改《石头记》前八十回 所反映的问题	212
读靖藏本《石头记》批语和 《瓶湖懋斋记盛》谈脂砚斋、 畸笏叟和曹雪芹	230
甲戌本《石头记》中的孔梅溪和吴玉峰	276
跋裕瑞《萋香轩文稿》	297

曹雪芹的《题自画石》诗解

一 《红楼梦》外曹雪芹唯一的一首完整的诗

脂砚斋在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一诗旁批道：“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有）传诗之意。”曹雪芹本人是否像脂砚斋所说，想用《红楼梦》里的诗来传他自己的诗，是很可怀疑的。

《红楼梦》里的诗百分之九十九是作者代书中人物所写的诗，只有几首是作者自谓的诗。固然，作者为小说人物代写的那些诗也是出自曹雪芹之手，但是如果就用那些诗来代表曹雪芹的诗，总令人有不能窥雪芹诗的本来面貌之感。

人们的这种感觉不是没有道理的。《红楼梦》里为小说人物写的那许多诗，都是要服从小说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它们不能直接反映雪芹的思想和性格，甚至也不能用它们代表雪芹诗的风格。像敦诚所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见《寄怀曹雪芹（霑）》）曹雪芹那

● 吴

● 恩

● 裕

样风格的诗,应该不是《红楼梦》里那许多“为人捉刀”的诗才是。后者即使写得很好,即使替谁写就像谁的诗,也终于不易看出曹雪芹自己的思想感情。

所以我认为,只有从雪芹用第一人称所写的诗里,才能更确切地看出他的态度和思想以及他的诗的特点。

但是曹雪芹的除《红楼梦》一书以外的诗,却又少到我们前此只知道“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的程度。张宜泉说雪芹“君诗曾未等闲吟”(见《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可见曹雪芹的诗流传的固少,他写的也根本不多。

除了《红楼梦》里的诗以外,现在确知曹雪芹写过的诗有:一,题敦诚《琵琶行传奇》一折的七律,现仅存上述最末两句。二,雪芹和敦诚于乾隆二十七年深秋相遇于槐园,敦诚解佩刀沽酒,与雪芹共饮,雪芹曾作“长歌”以谢之。从敦诚答诗的《佩刀质酒歌》看来,雪芹的原作大概也是一首较长的古诗。三,上述张宜泉的诗提到的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一诗,从张宜泉的和诗中,我们还可以知道雪芹原诗的几个韵脚。

敦敏称道雪芹说“诗才忆曹植”(《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敦诚说他“诗追李昌谷”(《荅庄过草堂命酒联句……》)。他们这样评价雪芹的诗,怎么能够不保存一些雪芹的诗呢?我认为他们是保存了的。《题琵琶行传奇》不用说,敦诚自然会保存的。敦诚还有个《闻笛集》,是他“追念故人录辑其遗笔而作”,其中也必有雪芹的诗篇和书简。敦诚的诗文杂著传下来的不少,独这《闻笛集》至今仍无下落。北京图书馆藏的《四松堂集》底稿本中虽有些诗和《鹪鹩庵笔麈》若干条为刻本(即现在影印本)所无,但《闻笛集》则付阙如。奇怪的是,永憲(即嵩山)在敦诚生前为他写的一篇《四松堂集序》里明明说:“《闻笛》一集,尤见其笃于友谊之厚。”可见敦诚自己编集时已将《闻笛集》编入;却不知为什么:不但刻本中无此集,稿本的《四松堂集》中,也没有它。据我估计,或者是敦诚晚年把它从《四松堂集》稿本中抽掉,或者是他死后敦敏和桂圃为他料理刻集时删掉。删掉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其中有些与当时政治有关的诗词和书简,编者不愿让它流传出去。稿本《四松堂集》中也无该集,更可说

● 吴

● 恩

● 裕

明这点。稿本本是敦家自己收藏的东西,原无必要将它抽出。既然也为稿本所无,可见敦家当时是很重视收藏有关曹雪芹诗文的政治后果的。

那么,曹雪芹《红楼梦》以外的诗是无法看到的了,也不尽然,有些可贵的材料往往偶然得自杂记之类的东西中。我现在要谈的曹雪芹这首《题自画石》诗,就是孔祥泽从他外祖父富竹泉所著《考槃室札记》手稿中抄出来的。富竹泉的父亲名盛紫川,曾在清朝恭王府做过管家,故富竹泉与诸王府的人也熟,因而得在某贝子家里看到这首诗。原诗是写在扇面中所绘的石的上端。竹泉字稚川,作画时署“金台三畏”。“富”是满洲富察氏。竹泉女即孔祥泽的生母,名富瑾瑜,字楚珩。她曾著《楚珩诗草》一书,未刊。诗草中有《和大观园菊花诗原韵》十一首。大概当初富的家庭是爱好《红楼梦》的。

富竹泉《札记》中的那首雪芹的《题自画石》诗云:

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
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

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
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

以下试对这首诗加以解释。但我们必须把此诗同雪芹的生平以及他的其他作品和思想，联系起来讲才行；只就诗的本身来谈此诗是不够的。

二 作者较早时期的补天思想

根据现有的材料，曹雪芹在诗文中常常提到石。他自己既常常画石，也曾以石自拟。从乾隆二十五年敦敏《题芹圃画石》的“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从这些诗句看来，雪芹是借画石以抒发胸中不平之气。

但更重要的是他以石自拟。脂砚斋早就指出这一点。在《石头记》第五回第一支《红楼梦》《引子》“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句旁，朱笔批云：“非作者为谁？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头耳’！”甲戌本在“乃石头耳”句下，

笑

恩

裕

有一墨笔批语道：“石头即作者耳。”此批虽是墨笔，因而可能是年代较后的批，但可谓已得脂批本意。脂砚斋又在《石头记》第一回“无才补天，幻形入世”句旁朱批云：“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这都说明作者“以石自拟”。在这个意义上，谈石的遭际，同作者的思想就有密切关系了。

从《石头记》第一回作者交代那“石”的来历的文字看，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态度。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时，……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下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又同回一偈中的前两句：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都表示：由于自己无才补天，不堪入选，才自怨白叹，白白在世上了这么多年之意。如果我们把“无才”不照字面的“没有才能”之义解释，而认为这是作者代那块石头的谦虚之词，则上述的正文和偈语都有“补天”思想。那就是说，“无才”是自谦之词，并非真的无才，而“补天”则是有意，却又未能“入选”。结合雪芹在《红楼梦》书中写了以探春为典型代表的“补天”人物，则作者早年之有“补天”思想是可能的。

可是，我们必须知道，上引这段话是作者在较早年代写的。假如初草《红楼梦》是在乾隆九年左右，则那时作者的思想是不能拿来和他在乾隆二十年前后的思想相提并论的。当一个人由繁华而小康、由小康而转入凋零的开头，不免回忆甚至留恋过去，这也是自然的。乾隆九年左右，从有关的间接材料看，雪芹无论如何，也还并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有忆昔抚今的感慨，是并不奇怪的。正是由于那时作者还没有对他所置身其中的封建社会认识清楚、对它还未十分绝望，所以他才可能有“补天”的思想。

吴

恩

裕

从《红楼梦》的内容来讲曹雪芹的“补天”思想,那就是补贾家那个小“天”。“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毕竟无济于事。若说大“天”,则乾隆时虽号称清朝的盛时,但二十年到三十年已是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红楼梦》就是这个大“天”由盛而衰的缩影——四大家族之一的贾家在其由腐朽而走向衰亡过程中所经历的经济的枯窘、道德上的腐化、伦理体系的松弛以至于解体、奴隶制的动摇种种事实,都是那封建社会的大“天”现实的反映。《红楼梦》中的“补天”思想,决不是贯彻始终的,一个无情地揭露不可救药的疮疤的作者,他的思想感情是憎恨,不是补苴。

再进一步,作者就不想“补天”了。

三 不想“补天”的态度及其背景

一九六七年秋孔祥泽把《题自画石》诗抄给我。一九六九年他又把《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雪芹的《自序》抄给我。董邦达的序我得到的较晚些,大约也是在曹序后

不久。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残篇得到最晚，大概是在一九七一年我启身去皖北濉溪干校之前。我得到这些材料后，曾在空闲的时候仔细阅读过几遍。我觉得曹雪芹的世界观有变化，同过去读《红楼梦》时所得的“凄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印象，有所不同。我在《文物》杂志上发表那篇文章时，虽有此想，却因此事体大，未敢多说，只表示新材料很重要，从中可以看出雪芹晚年思想的变化而已。

直到一九七三年九月，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才断定曹雪芹晚年的世界观有变化。他的《题自画石》诗是一个重要的证明材料。

我们初读《题自画石》诗，觉得其中许多诗句似乎可以给第二节所引《红楼梦》第一回女娲炼石补天那段话作注解。其实，这是用他后期有进步思想的文字，去注释早期对过去有所留恋的文字。这是一种混淆作者思想变化和发展线索的很错误的方法。区别一个思想家前后时期思想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红楼梦》开始写作于乾隆九年左右，则《题自

吴

恩

裕

画石》诗至早是写于乾隆十五六年他迁往北京西郊以后。甚至还要晚,写于乾隆二十三年迁往白家疃以后,写于他乾隆二十五年从南京(假如他去过南京)回来以后,都不无可能。我个人认为该诗应该是写于乾隆十五六年他从北京城内迁往西郊村居以后。在城市生活昂贵因贫而住不下去,迁往荒村,鬻画维生,有时仍然饔飧不继的情况下,他不仅对他的亲族、戚友等社会关系,结合自己切身的经验和感受而有“冷暖自知”之感,而有“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相传为鄂比赠雪芹联中语)之想;他对当时的腐朽、黑暗、强暴的封建社会,也会有“人间何世”的看法。他已不会对那个社会寄予希望,他只有在实际生活上过着远避尘嚣可能被人视为“隐士”般的生活。但在他的内心却蕴藏着对时代的憎厌,在他的著作中却无情地揭露、猛烈地抨击那个走向没落的封建社会。《题自画石》就是在这样的事实背景和思想情况下写出来的。

上引《题自画石》全诗中的后四句,是说明曹雪芹已无“补天”之意的关键性的诗句。我是这样理解这四句